



文學週刊 · 第一〇九八期

嫁妝

【媽媽的用心】◎林錦醇

朋友夫妻向來疼愛孩子，把幾個寶貝女兒的生活照顧得可說是無微不至，日常所需未曾匱乏，休閒娛樂或者出門旅行、聽音樂會、看表演學才藝，樣樣不落人後，假期節目滿檔，經常還得趕場，雖然偶爾感到奔波勞累，卻又發自內心感到幸福。

那天午後我們一起散步，閒聊中說起孩子們的生活近況，除去校內課業、課後學習，也旁及穿衣吃飯、人我往來諸多禮儀，甚至青春的禁忌，

最特別的是，她還跟孩子們談「嫁妝」。她說，她已經跟女兒們宣布，日後她們要結婚的時候，媽媽不會給她們準備嫁妝。……這幾句話出自備極寵愛孩子的朋友口中，著實讓我大吃一驚。

細聽原委才知道，原來朋友近日深思後認為，父母能給予女兒最好的禮物，與其說是一場豐厚的排場和物質條件，還不如在盡心盡力好好栽培她們，讓她們各有所長，往後可以養活自己

，並有能力去開創自己的人生，追求更高層次的幸福。所以她跟女兒們說，想學什麼、想培養自己哪方面的興趣和專長，儘管提出來討論，只要父母能力所及必定支持。

聽完朋友這番解釋，我終於弄懂這所謂「沒有嫁妝」的背後，其實是好大的一份嫁妝。只要女兒們肯認真踏實去學習去追尋所喜愛所熱情的種種，那學習的成果便是她們百分百帶得走，專屬於自己的嫁妝啊。✽

無夜無日

◎文 / 莫疏心
◎圖 / 五哥

青春自湖面走過，
為朝陽徘徊夕日守候，
那等在水中的容顏因愛而膽怯是渴望的微波，
楊柳盪漾，垂垂庇護以為無人的岸丘。
心不能看見，但早已感受，
我的等待是顫顫悄悄，
無夜無日的羞。



如果你願意靠近如果能夠，
因為黃昏不夠美，湖水不夠澈亮，
如果你願意輕吻如果能夠，
因為溫度不夠暖，柳枝不夠輕浪，
我的守候似千年似億年似無窮的碧落與黃泉，
盤旋端坐，把心飛過大千也不過渴求那影跡蹤現。
心不能明白，但早已知曉，
我的等待是蜜蜜怯怯，
無夜無日的甜。



東風已來，六月的光度永遠留駐，
宣告相愛是天堂的刺青，
相思是永恆的驕傲，
湖水潄來，六月的熱度不曾消逝，
劃一湛藍的橋亮到橋亮的湛藍，
相依俄成影，是時間承諾的顏彩。
心不能抓住，但早已滿溢，
我的等待是昂昂揚揚，
無夜無日的愛。✽



今年(二〇一四)二月，從報紙得知林文寶老師把畢生收藏的十萬本書捐給台東大學圖書館，敬佩之餘，也勾起一些在台東讀書的回憶。

一九九九年六月，我考取台東師範學院(今台東大學)兒童文學研究所，不久即接到時任所長林老師來電，希望我在開學前先到台東，幫忙整理一些資料。恰巧我剛離職，本來就有意到台東當個全職學生。既然有此工讀機會，也就順理接受了。七月中旬，我來到台東，當時A-Mei張惠妹正在舉行「妹力九九亞洲巡迴演唱會」，其中一場(七月十七日)回到她的故鄉台東開唱，有宣傳車在大街小巷穿梭催票，不想注意到也不行。我前從沒聽過A-Mei現場演唱，但一直很想聽，既然因緣具足，就去「統一文化廣場」(金玉堂)買了票。演唱會地點在「台東縣立體育場」，我向售票員打聽怎麼去，但因為對台東實在不熟，聽完解釋仍沒概念。最後到了現場才知道：台東縣立體育場就在學校後門口，它也是台東師範學生上體育課的場地！

A-Mei的歌聲是我台東兩年生活的重要記憶。如果那兩年的生活是一場電影，她的專輯就是該片的配樂原聲帶！每次聽她的早期(豐華唱片時期)作品，都會令我想起台東。

但話說回來，台東的兩年生活並沒有A-Mei的歌聲那麼甜美，毫不誇張地說，我確實足足整理兩年的兒童文學資料。而這些資料，都是林老師的收藏！

那時的兒文所二樓有一間教室，掛牌「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室」，裡頭櫃子有一批「台灣兒童文學論述書籍」，是研究兒童文學珍貴至極的寶山。這些書是林老師辛苦多年搜尋、購置，凡是在台灣出版的兒童文學論述，都在這一批書裡。雖然不能排除仍有遺漏的可能，但我相信它絕對是此一領域最豐富完整的收藏。我記得那時林老師已收集近三百部，年代最早的一本是一九五三年出版，劉昌博所著的《中國兒歌的研究》，是一本薄薄的小冊子。

當時林老師結合教學，把這些書分配給學生閱讀，並撰寫一篇數百字的該書「摘要」。我是第三屆學生，前兩屆的學長姐已經寫了其中一百多部。林老師知我是出版社編輯出身，給我的第一件差事便是整理、校對這一百多篇摘要。

寫摘要並不容易，必須先消化書中內容，再用幾百字說出重點。林老師給了範式，包括至少幾篇作者來歷、出版資訊、該書討論何種主題、依內容列出幾個「關鍵詞」……等。他要求研究生依樣來寫，但自己並無時間看，所以派我把關，確認所有稿件的格式、內容無誤，並稍加潤飾，增加可讀性。

但我雖寫過、編過幾本書，之前跟兒童文學並無淵源。如今一百多篇摘要在我面前，我哪有本事校對與潤飾？唯一的辦法，就是自己先把這些書略讀一遍！而這些書，絕大部分我連聽也沒聽過。如今回想，林老師給我這個任務，等於逼我在短期之內弄懂台灣兒童文學研究的脈絡。苦雖苦矣，但對我進入這一行的幫助太大了！初入少佛寺，就派到藏經閣當差，這是絕大的福份！

這批書因為珍貴，所以鎖在書櫃裡，要外借必須經過林老師同意。但林老師信任我，給了我系辦大樓、系辦公室、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室及裡頭各個書櫃的鑰匙，有了這串鑰匙，我便視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室如自己的書房，幾乎天天泡在裡面

，有時還通宵讀書、寫作，直到黎明才離去。久而久之，裡頭的書都摸得極熟，甚至從中看出台灣兒童詩論述值得進一步開展，因而決定碩士論文的題目：《台灣兒童詩理論與批評發展之研究(一九四五~二〇〇〇)》。若沒有林老師豐富的藏書，我不可能寫出這本論文，說得更白一點，我決不會挑這其他的題目來做碩士論文。

替一本書寫幾百字的摘要，是很好的學術基礎練習，把摘要寫好，一點都不容易。從學長姐所寫的摘要中，我看出他們的實力。摘要寫得好的人，我期待早日拜讀他們的畢業論文；而如果連一篇摘要都寫不好，我相信他們也不可能寫出什麼了不起的論文。

有一位學姐最誇張，擺明了欺負林老師不會看作業！從某個角度說她是對的，林老師確實沒有在第一時間看作業！她把書中的〈序〉一字不漏地照抄，就當摘要交過來。這種稿件當然不能用，且想修改亦無從改起。我不可能拿這種小事去煩林老師，就自己動手寫一篇來替補。誰占了便宜？誰吃了虧？很難算清楚。但我替那位學姐惋惜，因為她並沒有從這個作業學到任何東西。

入寶山不空回

◎徐錦成

校對這批論述書，也讓我養成「以著作論學者」的學術態度。著作是一位學者的身分證，且是唯一的憑證，沒有其他方式可以論斷一個學者的高下。在台灣兒童文學界，哪位學者寫出哪本著作，而該本著作在台灣兒童文學發展的脈絡中居甚麼位置，我一清二楚。我最佩服有些學者的名氣雖然不大，但其著作具有里程碑的意義，後繼的研究者無法避而不談。相反地，有些學者毫無著作，或著作毫無份量，儘管風光一時，擔任會長、所長、理事長……等職，掌握一些資源，但一旦從位置上退下來，很快就會被人遺忘。畢竟能留下來的著作，不是頭銜。

我記得林老師本有意將這些摘要彙整成書，所以他才要我校對，但這本書至今未出，原因我就不明白了。我於二〇〇一年六月畢業，十幾年過去，這批書的數量應該已經近千了。我的碩士論文(《台灣兒童詩理論批評史》，二〇〇三年九月，彰化縣文化局)、博士論文(《鄭清文童話現象研究》|《台灣文學史的思考》，二〇〇七年八月，秀威)均在修改後正式出版，應該也已納入這批書中。如果這幾百篇摘要能夠出版，相信將是台灣兒童文學研究的一大盛事。

附帶一提，邱容容先生曾在〈凝視砌磚者的身影：林文寶與兒童文學〉一文中說林老師「擁有超過二千冊的臺灣兒童文學論述書籍」(《全國新書資訊月刊》，二〇〇九年八月，頁46)，我覺得不可信。台灣兒童文學研究並不蓬勃，至今在台灣出版的兒童文學論述書籍不可能「超過二千冊」。

除了校對這些論述書摘要，那兩年我也逐字校對過數十篇資深兒童文學工作者訪問稿，其中十九篇後來結集成《兒童文學工作者訪問稿》一書(林文寶主編，二〇〇一年六月，萬卷樓出版)。訪問者基本上是第一、二屆的學長姐，受訪者

十九位，從華霞菱到郝廣才，個個是台灣兒童文學界重要人物。我在校對的過程中，也學到許多。

此外，我在碩一時也參與「台灣兒童文學100」這件大工程。這件工程在我入學前已經展開，我入學後，已是回收問卷、確認名單、撰寫書介的末階段。一九九九年九月發生「九二一地震」，傷亡廣大。一天晚上我獨坐研究室，忽然電話響了，因是下班時間，按理說我可以不接，但我還是接了。電話那頭傳來悲憤欲絕的聲音：「你們有沒有同理心哪？我在地震時喪失了親人，你們知道嗎？還來催我繳交問卷！你們是這樣冷血地在做兒童文學的啊！」我除了道歉，無餘話可說。夜晚的兒文所，宛如一場柏格曼的電影。那位大姐，您如今走出傷痛了嗎？

不論是替兒童文學論述書做摘要、訪談資深兒童文學工作者或「台灣兒童文學100」，都是林老師一手掌劃，我恰巧躬逢其盛，得以近距離學習。若我早兩年進兒文所，就只能跟著他筆路藍縷，無法窺見初步的成果；若晚兩年，則徒然坐享其成，失去實際參與過程的機會。如今回首，乃覺自己福報匪淺，唯有感恩而已。

台東兩年，對當時的我說來純屬偶然。猶記一九九九年春天某日我在一家豆漿店吃早餐，隨意看著餐桌上一份報紙刊登台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招生簡章，才知道有這麼一間研究所(儘管它已經成立兩年)，幾週之後我來台東考試兼度假，能考上連我自己也感意外。但這個偶然，卻改變了我之後的人生。我畢業時應屆考取佛光人文社會學院(今佛光大學)文學研究所博士班，是該校第一屆博士生，五年後獲得博士學位，自此便在學院裡謀生，歷任講師、博士後研究員、助理教授，如今在國立高雄應用科技大學專任副教授。這些都不是來台東之前想像得到的。

離開台東之後，我與兒童文學的緣份並未斷絕，除了率先編選最早三年的九歌版《年度童話選》(二〇〇三~二〇〇五)外，也在九歌出版社擔任特約主編，負責「童話列車」書系，至今(二〇〇六年六月~二〇一四年六月)已編選出版十一位童話家的代表作。然而畢竟離開了台東，缺少林老師的藏書相助，我無法再進行大規模的兒童文學研究。幸好除了兒童文學，我也研究運動文學等議題，在蒐集運動文學相關著作十幾年後，最近才覺得資料足夠，開始撰寫《台灣棒球小史》。深深覺得，學者必須有自己的收藏，才方便進行研究。著作等身的林老師畢生收藏兒童文學書籍，正是最佳的示範。

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室的藏書不過數千冊，但已惠我良多。林老師捐給台東大學圖書館的藏書計約十萬冊，顯然來自他家書庫的收藏。林老師有一棟透天厝，大家稱為「書庫」，我過去過幾次，但或許是台灣兒童文學研究室裡已有全套的台灣兒童文學論述書籍，所以對書庫的收藏並不特別留戀。據我所知，我的學長吳聲鑫曾在那裡住過幾個禮拜，我相信那是比我更大的福份！

如今這個原屬於林老師授業學生的福份，因為林老師無私的捐獻，成為台東大學所有師生共同的福份。身在外校的我，真心羨慕台東大學的師生。我期望學弟妹有這些資料後能更認真做研究，千萬別暴殄天物！

A-Mei的CD可以不斷重播，但人生無法重來。我已多年沒回台東，而兒童文學研究所也搬遷到知本校區，即使如今再回到所裡，也不是原來的樣子了。所幸者，我在台東那兩年還認真，打下兒童文學研究的基底，入寶山並未空回。也只有這點，讓如今中年的我覺得無愧與無悔。✽

文字料理

◎福安

雜誌上跨頁文章左下角，作者介紹欄上寫著「文字料理人」，腦子裏聯想起一幅有趣畫面，廚房裡，作者圍上白色圍裙，將砧板微微傾斜讓一顆顆鉛字順著斜坡像溜滑梯般慢慢滑入鍋內堆疊成小丘，再拿起濾水壺加入八分滿清水，用愛和耐心澆灌，在火爐上慢火燉煮，一邊用湯勺攪勻文字小丘，發出喀啦！喀啦！聲響，不禁莞爾，認真說來，生命中曾經有一段文字料理經驗，但是，與雜誌上作家不同，無關於文字書寫，曾經一顆一顆大大、小小不同級數、不同字體的鉛字，握在手心沉甸甸蘊含感情的重量。

年少的執著，闖入圖文傳播世界，第一次分組實習任務是「印製屬於自己的第一張名片」，接觸生命中第一臺印刷機——「手動圓盤凸版印刷機」，刻著歲月痕跡的名片印刷機，僅僅只能靠著人力將印刷機拉桿壓下，在一壓一印中產生一張張名片，緩緩的印刷速度遠遠趕不及時代，卻能從中體驗昇昇「活字印刷術」時代悠悠，滿足手作成就。

首次印刷初體驗，緊接二、三個星期的實習課全埋頭在字房與印刷房裡，字房，是學校為方便管理，硬是用鋼網圍圍，裡頭，擺著幾座木製鉛字架，散發著金屬銀白色澤的鉛字一個個按著部首排放架上，架上有格子空在那，積著灰，還有一些無法分類的鉛字雜亂堆在架

下的木盒裡，字房，平常不用時，就用鎖頭鎖上，把成千上萬顆鉛字關在網子裡，網子外頭，則擺著幾臺停頓在歲月裡的名片印刷機。

待在字房裡檢字的時間最是靜默無語，眼睛忙著穿梭在成排字架間，在左、右相反鉛字刻紋裡尋覓，一邊挑檢編排名片上名字、地址、電話所要鉛字和空白鉛條，一邊邊著字房外殘留房內如黑色柏油般黏稠的油墨味，等鉛字檢齊再依著老師教授將文字安排在名片方寸之間，這時，腦子全縮在名片文字天地，排好版後，將油墨刮起，點狀分布在印刷機上圓盤，拉下壓桿反覆調勻，再將排好版的鉛字樣版擺進印刷機裡，拉桿一拉，墨輓在圓盤上滾動沾上黑墨滾過鉛字，印刷出第一張名片。

印出名片讓人沾沾自喜，但仍不怠於自我要求，再三審視印出效果，墨色是否均勻、力道大小、鉛字編排的視覺效果……仔細推敲原因，處理鉛字在名片上展現的效果，這正是年少習得的文字料理方式，然後，漸漸隨著學習的累積，文字在鉛版、樹脂凸版、綉版、彩色快速印刷……處理下有了千變萬化不同的呈現。

式微的鉛字，蘸上歲月墨彩，刻印在我的年少青春！✽

台北捷運殺人事件

◎翁敏雪

台北捷運發生第一起殺人事件，震驚全國。

對於江子翠，懷有深深的恐懼感。研究所碩士論文的研究主題需要先拍攝錄影帶，當時聘請板橋台灣藝術大學的學生幫忙，剪輯過程中，常需親自到板橋去。那時台北捷運到板橋段還不見影，得坐公車去，當路經江子翠，總會無來由的害怕，記憶深處那裏曾發生台灣著名的殺人分屍案事件。

這次的車禍，又和江子翠扯上邊。有些人以為江子翠是個人名，很焦慮殺人兇手被逮捕了，那江子翠呢？為什麼新聞報導中，都沒聽過有關他後續的處理？

事件發生後，以捷運及公車代步的人暫時也變少了。

天色晚了，捷運如常駛進這座城市的核心。以往這個時間搭乘這班板南線的人還不少，這晚車廂裡卻只有四個乘客。從台北車站上車，依習慣伸入袋中準備去拿智慧型手機消磨時間。才剛動作，瞥見其他三個人警覺地盯著看，臉上詫異而驚恐地密布著：這人是要……。下車後轉搭公車，成為唯一的乘客。上車刷完悠遊卡，一如往常往後面的座位走去。本來公車的後部一派燈光光亮，此時司機卻突然把它關掉，氣氛頓時陷入鬼影幢幢中，讓人一把無名火起。一定要去投訴他，服務態度太差。投

訴要有所本，當然最好先記住對象的名字，就去尋找司機的姓名名牌。不看還好，看到後全身毛骨悚然。這人的父母是怎麼了，難道不知道名字之於人，是如影隨形，怎麼會給自己的孩子取名叫「天折」呢？

轉了一個彎，司機從後照鏡發現他原來想開啓車子後部的燈，卻反而把燈熄了，趕緊再把燈打亮。等燈光明亮之後，再定睛看司機的名字，原來司機叫做「天祈」，可不叫「天折」。

驚恐不安散佈在這個盆地城市中，看來連眼睛都被感染了。✽